

生命似火

徐景賢著



作家出版社

生 命 似 火

徐 景 賢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五 年 · 上 海

封面設計：何 蔚

生 命 似 火

书号 10109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烟兴路74号)

字数 75,000 开本 730×1035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\frac{1}{4}$

1965年8月上海第1版 1965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数(平) 00001—33000 (软精) 0001—2000册

平装定价(3) 0.39元

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统一书号: 10020·10109

定 价: 0.39 元

目 次

訪“紅岩”	1
有这样一所房屋	7
生命似火	12
洪泽湖突然冰封以后	37
帶电的人	67
紅柳	100
星月滿天	115
山歌飞过白茆塘	123
皮匠摊头的战斗	131
憤怒的海島	148

山頂哨所 · · · · · 154

后 記 · · · · · 161

訪“紅岩”

訪問“紅岩”的愿望，潛藏在心底已經很久很久了。

到重慶的第二天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央求老姚同志做我的引路人。抗日戰爭期間，老姚同志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，也常去“紅岩”——當時的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聯繫事情。他在这个“山城”生活和戰鬥了好多年。有这样的老同志做向导，對我來說，實在是一件難得的幸事。

長途汽車沿着嘉陵江飛馳。隨着湍急的江水，翻滾的浪花，我的心潮洶湧起伏，不能平靜。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：無論在北京天安門前，或是在南京雨花台下，無論在上海黨史紀念館內，或是在昆明“一

二·一”四烈士墓旁，总之，每当瞻仰一处革命圣地或者凭吊一处斗争遗址的时候，我总是心情激荡，浮想联翩。那个如火如荼年代里的壮烈斗争图景，忽然一下子全都涌到眼前。革命先辈们的前仆后继、创业艰难，往往使我产生一种庄严、肃穆的感情，自己的精神境界仿佛也提高了许多。我想，这恐怕是很多人所共有的体验吧。

现在，当我们在平坦的山道上缓步攀登，向位于半山坡的“红岩革命纪念馆”走去的时候，我又浸沉在这种庄严、肃穆的感情中了。过去，这儿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呵！从重庆城内到郊外的“红岩”这座山头，约有二十里之遙，一路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国民党特务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假装开店的（米店、茶馆、饭铺等），也有用住家作掩护的。总之，就好像布下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到处伸出触角，想要捕捉“红岩”的一动一静。就在此刻我们走着的山道旁边，并排矗立着好几幢楼房，当时，第一幢驻着宪兵，第二幢驻着警察，第三幢暗藏着钉梢的特务，第四幢安装着专门的摄影机，凡是上“红岩”的人，都被暗中摄下了照片……。再往上走，到了一棵枝叶茂密、根部盘曲的黄桷树的前面，山路分成两股，向右走，可以

抵达中共办事处；向左走，却会落入挂着什么“国民参政会”招牌的特务机构。当年，有几位一心倾向革命的青年人，自动来寻找中共办事处，因为不熟悉路徑，不幸誤入歧途，从此就“失踪”了——被关进了“白公館”和“渣滓洞”。由于这个緣故，当地群众把那棵长在岔路口的黄桷树，称做“阴阳树”。

我站在黄桷树下，听着树叶沙沙作响，仰望着半山中共办事处的楼房，不由得思緒万千！的确，这儿曾經是一条多么崎嶇險峻的道路呀！但是，不管环境多么險恶，道路多么艰难，“紅岩”——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却始終屹立在荆棘丛中，高举抗日的大旗，高举团结、进步的大旗，和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、复杂的斗争，成为国民党統治区人民暗夜中的灯塔，吸引了千百万群众的心！

这是一所朴素、寬敞的三层楼房。每一层楼各有十余間房間。除了底层和三楼是办事处人員的办公室、會議室和寢室而外，二楼的絕大部分都是当时办事处一些負責同志的工作室。在二楼的南首，有一个窗明几淨的房間，屋內放着一張床、一把藤椅和一个书桌，陈設朴素簡單，然而这却是一个有偉大历史意义的所在：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毛主席到重庆同国

民党进行和平談判期間，曾經住在这間屋子里；而且，就在这里，毛主席发表了举国傳誦的《沁园春》咏雪詞，他豪迈地宣告：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！”二楼的其他房間，曾經是周恩来、董必武、林伯渠、王若飞、秦邦宪、邓穎超等同志的住所和工作室。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里，他們不畏艰險地留在这儿，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，終于取得胜利。

董必武同志有一首诗，热情地歌頌了“紅岩”：

紅岩荒谷耳 抗日显光輝
此地多昏霧 斯人若紫微
照临星朗朗 反动想非非
国运豈僥幸 工农自握机

当年的“紅岩”人，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去工作和战斗的，因此，他們虽然生活在“虎口”里，但是絲毫沒有被困难所吓倒，相反地，他們表現了一种昂揚的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。当敌人用停电来刁难的时候，他們坚持用手搖馬达发电，保证电台的正常工作；当經濟上、供应上比較困难的时候，他們自己在山上打井、挑水、开荒、种菜。“紅岩”的生活是团结、

緊張、嚴肅、活潑的，他們設立了專門的圖書館和學習室，經常請周恩來同志等做報告，至今牆上還留着“太忙就學、不懂就鑽”的學習口號和大幅的“紅園”學習牆報；他們組織了歌詠隊、排球隊，开辟了“樂園”文娛室，舉行文娛晚會，演出《兄妹開荒》、《牛永貴掛彩》……。這種朝氣蓬勃的充實的生活，這種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，是只有對未來懷着堅定信念的共產黨人才能具備的！

“紅岩”的工作同志們，對敵人也絲毫沒有失去警惕，他們知道自己處在特務的重重包圍與監視之中，岩頂的國民黨軍隊的機槍陣地，又無時無刻不把槍口對准了他們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們每個人都抱着為黨的事業舍身的決心，同時又想盡一切辦法和敵人作鬥爭。他們在辦事處左側的傳達室里，裝了一個活絡的小門，設了一個秘密通道，使外來聯系的同志，在必要的时候，可以不經過辦事處的大門就直上二樓三樓，以此來瞞過在附近窺視的特務的眼睛。他們在底層的辦公桌下又安裝了腳踏警鈴，在二樓和三樓各設置了堅固的木門，備下了石灰和銷毀文件的壁爐，假如敵人發起突然襲擊，他們就決心要與之展開搏鬥，決不讓黨的機密落到反動派的手里，損

害革命的利益。事实果然不出他們的估計，国民党反动派越临近灭亡，就越加紧对“紅岩”的迫害，特务們先是在上山路中秘密杀害了办事处的工作人員，最后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三月，用武力封掉了“紅岩”。

一切反动派的猖獗，正是他們虛弱的表現。历史的发展证明，他們虽然一时封得了这个地方，但是他們封不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脚步！最后胜利并不属于反动派，而是属于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人民。現在，在这儿，又矗立起了“紅岩革命紀念館”，豈不是最好的证明？

當我們离开的时候，我頻頻回首，仰望着那赭紅色的山岩，仰望着那簡朴而不平凡的屋宇，我仿佛觉得：这正是我們偉大的党和偉大人民的象征。它巍巍地站在那里，屢經狂风暴雨而不摧！

啊，“紅岩”，你将屹然挺立，直到永远！

一九六二年“一二·九”

有这样一所房屋

——“曾家岩”紀事

有这样一所房屋，它的外表既不雄偉，又不华丽，看来平淡无奇；但是，它却长存在我的记忆里：它曾經是光明与黑暗搏斗的象征，它曾經是革命与反动交战的縮影……

这所房屋，座落在重庆城内曾家岩五十号，面临着波濤滾滾、奔流不息的嘉陵江。它是一幢普通的三层楼民用建筑，有点类似上海的石庫門房子。

这所房屋，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，曾經是八路軍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部分，也是周恩来、董必武等同志日常的办公室。人們习惯地把这儿叫做“曾家岩”。

曾家岩，它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另一部分“紅岩”，和新华日报所在地的“虎头岩”鼎足而立，号称“三岩”，在国民党統治的心脏区域树起了战斗的大旗！

“三岩路上荆棘多”，特务們豈肯把这儿輕輕放过？他們象一群耗子那样，千方百計地想要钻进我們党的机关的心窩。

走进这所房屋的大門，穿过一条短短的甬道，是一方不算太寬敞的后天井；天井两旁，一边是傳達室，一边是廚房；再往里走，进入正屋，楼下是一个較大的客厅，左右两厢是两間會議室。屋前的院子，是一座瀕江而筑的水泥平台。

当时，我們党的机关向房主人租借了底层和三楼的全部房間，而在二楼，原先就住着几戶普通的居民。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鷹犬們无孔不入，偏偏看中了这几戶普通的老百姓，他們使出了种种恶劣手段，威胁利誘，軟硬兼施，终于把那几戶人家逼走了。

于是，出現了一个严重的、复杂的局面：在我們党的机关里，夹住进了反动派的密探；在門口的傳達室里，日夜坚守着我們的警卫人員，而相距不过咫尺之遙的厨房里，却整天盘踞着虎視眈眈的国民党特务。这真是光明与黑暗、革命与反动犬牙交錯地对

峙的局面。

环境多么險恶，斗争多么艰苦！但是，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，他们照常在这儿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，同时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。他们知道，全国人民的心向着他们，强大的革命武装在做着他们的后盾，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轻易地动他们一根毫毛！

特务的监视、钉梢，同样也阻挠不了革命人民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向往。在那漫长的黑暗的日子里，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，经常在曾家岩五十号的会议室里，接见爱国人士和新闻记者，向全国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。每当这样的时刻，人们总是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，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，连门口都站满了人，大家渴望着谛听那真理的声音。这种情景，往往使那些反动家伙感到手足无措，一筹莫展。

特务们从我们党的公开活动中捞不到什么油水，就施展出更为卑劣的伎俩：他们在二楼地板上挖了一个小洞，想要偷听楼下会议室里有什么秘密谈话，但是很快就被我们的工作人发现把洞堵死了。他们又在二楼凉台上日夜放哨，窥视周恩来等同志的办公室，企图探听出什么“机密”来。这些徒劳的狗子们，会有什么收获呢？他们所能窥视到的，不是

别的，正是共产党人为民族的、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战斗的工作热情，正是共产党人那种通宵不寐、舍身忘我的勤奋精神！难道狗子們猥琐的心灵，卑下的情操，能够理解这样伟大的襟怀与崇高的品质嗎？

关于这所平凡而又奇特的房屋，董必武同志曾經写过一首詩：

八年抗日此栖身，
“三打維支”笑語新。
戴笠为邻居左右，
总看南北过門人。

“三打維支”，是英語“面包夹火腿”的譯音。因为房屋的一、三两层住着我們党的工作人員，而第二层大部分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喽罗們占据着，无怪当时我們的同志給它起了这样的一个“雅号”。好一个“三打維支”！它显示了共产党人面对复杂的斗争环境，安之若素的鎮定态度，它表现了革命战士对未来充滿信心的幽默风格和乐观精神！

当然，反动派是把这样的“三打維支”視作眼中釘的，他們总有一天要下毒手，我們党的干部对此也

早有思想准备。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深夜，正当蒋介石阴谋策划进攻延安、疯狂叫嚣“作战到底”的时刻，他们终于对“曾家岩”动手了：一百多个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，冲进了我们的办事处，翻箱倒柜，大肆破坏。当时，我们党的工作人员集中在楼下的客厅里，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维护了共产党人的气节与尊严，最后，才集体撤回延安。当他们离开这所房屋的时候，充满信心地说：“我们一定要回来的！”

是的，“我们一定要回来的！”反动派一定要灭亡的，人民革命一定会胜利的，这是历史的法则。“我们一定要回来的！”——这句充满革命气概的铮铮话语，很快就应验了：曾几何时，曾家岩又回到人民的手中，“三打维支”改成了革命历史纪念馆，每天仍然有很多人到这儿来，接受教育，把革命的火炬一代代传递下去。

有这样一所房屋，它的外表虽然既不雄偉，也不华丽，看来平淡无奇，但是，它将长存在我的记忆里：它是光明与黑暗搏斗的象征，它是革命与反动交战的缩影……

一九六三年七月